

这是“熊味”小说

□李敬泽

熊育群以散文名世。多年前我劝他写小说,他不听我的,现在终于写起来了。《连尔居》这部长篇是熊育群创作生涯中的一个重要突破。

当然,长期写散文,一朝写小说,这是进入了一个不同的艺术领域,对熊育群是一个新的挑战。翻开《连尔居》,读第一段,我心里就想,这真是散文家的小说,语言的散文气息很重。小说和散文语言上确有不同,写小说不全是做文章。但这当然也不可一概而论,就《连尔居》来说,散文化的语态和语调也构成了艺术特点。《追忆似水年华》一上来像小甜饼,那就是大块散文。《连尔居》也是回忆和追忆,它的艺术目的不是事件,而是记忆本身,所以,充分利用散文的话语方式和修辞方式,是为了更微妙、更准确地书写记忆。同时,这部长篇的结构看上去也不太像“小说”,没有中心事件和中心人物,甚至作者在后记里还有意拆解虚构与非虚构的界限,把文本打开,这都是富于探索性的尝试。结果,《连尔居》既有小说的味又有散文的味,还是非常独特的味,可以简称“熊味”。

《连尔居》的内容,我估计年轻的读者可能会觉得陌生,认为那很遥远、与自己不相关。这个世界从来不仅仅是今天构成的,要充分地认识理解此时此刻,需要有一个历史的纵深。但我们这个时代大家已经习惯于对事物做当下的理解,微博上、微信上,事情在今天发生,也在今天即时完成理解,这使事物常常只有一个面相,就是现在、此时。而文学的力量恰恰在于,它能帮助我们尽可能地感受世界。《连尔居》里,既有对过往岁月诗意充沛的回望,也有对经验的沉着缜密的审视和梳理,充分展现了熊育群的艺术能力和思想能力。2013年,有《繁花》《日夜书》等一批着力追溯今日之上游的长篇小说出版,把《连尔居》放在整个序列中,更能看出它的独特价值。深入体会中国经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艺术地把握它的结构、它的来龙去脉,我们才能有力地认识生活、反映时代,讲好“中国故事”。

《连尔居》营造了一种真实氛围,虽有些魔幻色彩,并不很强,内容非常像作者的实际经历。这种纪实感首先来自前几章打下的基调,让人心灵感到文本出自熊育群对少年时代的记忆,重现了那个年代的环境和人群,令人深信不疑。亲历感后来贯穿了全书,也就具有了较强的亲和力和感染力,以至于看不出作者添加的虚构,这种叙事策略是熊育群非常成功的地方。

《连尔居》没有主要人物,只有叙述者和许多其他人的命运。对长篇小说来讲,缺乏主人公本来是一个缺点,但读完后却感到这一点是可以容忍的——他着重写了连尔居人的群体形象,而生活的本来面貌也许就是这样,也许小说可以这样写,我们没有感到缺少什么。这是熊育群的一种实验。

小说的叙述很低调,很平和,毫无虚饰,色彩强烈的词基本不用,轻描淡写,更增添了写实和实写的氛围。

关于“文革”的生活的描述,是同类描写中最真切的,“文革”是一场悲剧,但也是一个考验人性的大背景。青年吴小璐偷听敌台被打成反革命,寻短见时惠英把他救下来;老革命黄石安被打成右派,批斗时缘山老倌用铁壶喂他酒喝,都是去政治化的,强调了人性的温暖。所以,这个作品写“文革”是充满人情味的,这种人情来自底层,来自连尔居,也就写出了连尔居人的淳朴可爱。

书中的角色虽然多,但重点人物都写出来了,没有重点写的人物也各有特色。譬如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孙茂松,一瘸一拐地在村里走路,让人望着都崇敬;写地主的两个女儿,见人就躲,不上学,叫什么名字不知道,寥寥几笔就写得活灵活现,而且感人。

书中发生的事情很多,不少是别具特色的,如三个鳏夫和一个寡妇的故事,建厕所的故事等,都很有意思。熊育群的生活确实丰富多彩,而他能够组织起来,成为完整的作品,这是需要相当才能的。全书描绘了连尔居的整体氛围和这块土地上善良人们的群体形象。

王必胜——

高举楚文化旗帜

《连尔居》体现了散文家的勇气。熊育群是值得钦佩的。小说通过“邦仔子”眼中的大地、乡村来反映40多年社会的变迁。这部小说像水一样灵动,像大地一样的厚重。人与土地的关系、人与生命的关系、人与历史的关系在小说中的表现令人印象深刻。它有着湖湘文化的特色和内容,写了湖区文化,写洞庭湖、汨罗江,写到了屈原的楚辞,历代文豪到汨罗江写的诗,有很浓郁的楚文化味道。

小说写地方风俗也很充分,民间的拉琴、唱戏以及鬼怪的、灵异的东西,像忘魂草、大樟树、鱼,还有制造飞器,这种楚文化半神半巫的东西,充分体现了洞庭湖、汨罗江的文化。以前楚文化在小说中的揭示与表现不是很多。熊育群在当代小说领域高举这面旗帜,把楚文化的内容反映到当代生活里面,把当代文学写地域文化推向了一个新的境界。

这个农场确实展现了中国当代历史最值得记忆的生活。《连尔居》的人物都用很善意的角度去写。这些人物的名字不好记,但名字体现了它的文化意味,这些人物跟我们熟悉的“文革”时代的人物很相近,写得很充分。《连尔居》人物是鲜活的,很有历史命运感,他们的性格也写得很充分。作品对我们认识生活,表现洞庭湖楚文化,在当代文学史上是非常有意义的。

牛玉秋——

与生命和解

熊育群的小说用两个人称来叙述,有的是第三人称叙述,有的是第一人称。有的时候有我,有的时候没有我,有我的那部分散文意味更强一些,没有的时候小说的意味更强一些。第一人称写的东西,它里面有好多“我”不在场的东西,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糅得特别自然。

我读《连尔居》第一个强烈感受是:人生其实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是挑战的阶段,第二个是和解的阶段。挑战是向自我挑战,向外部的世界挑战,当然特别明显的是青春期的叛

富于探索创新 象征意味强烈

——熊育群长篇小说《连尔居》专家谈

生命的寓言与民族精神的象征

□雷 达

熊育群本是一个优秀的散文家,而且是在文化大散文名声不佳和日渐式微的情境下,以他出色的文化散文赢得了大家首肯。他不是那种艺术感悟力达不到,发现力达不到,于是不得不把知识、史料当做主体来写的人;他的心灵的延伸力量和艺术发现力量都很强。那么,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连尔居》怎么样,有什么特点?这是一种探索性的写作,比较成功,这个作品有一些特点值得评说。

第一,纪实与描绘的结合、虚与实的结合。写虚、写意同样能让人如坠梦境,亦真亦幻,所谓“我七岁,分不清梦与现实,那地道战,深挖洞,踩踏忘魂草,滑入梦境,带我到了一个更大的世界”。

第二,《连尔居》背后有一种东西,表现了对时间的观念、对生命的理解,所以可以说是向生命致敬之作。这部作品的象征性、寓言性很强。连尔居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农场味非常浓郁,有一种农场文化存焉。正如作者所言,对于出生于上个世纪60年代的人来说,其实经历了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这种经历自然会让我们进行比较,然后思考什么才是符合人性的、是人真正想要的生活,进而思考文明是什么?人类要走向

熊育群是非常具有成为大作家潜力的一个作家,他从诗歌、摄影、散文到小说,一直富有探索冒险的精神,他一直保持在路上的非常好的状态。他的行走不是有某一个目的地的行走,不是在一个文本上要达到某一个极致,他把自己定位为一个作家,而不是一个散文家、诗人,或者一个小说家,他的行走就是目的。所以我非常欣赏他重新洗牌的精神,他可以把一切扔掉,包括郭沫若散文奖、鲁迅文学奖,他又从小说开始了。这是一个作家非常好的状态,他以一颗赤子之心来虔诚地对待他的文字。

《连尔居》是一个冒险之作,它的冒险性存在于四个方面。

第一,他以真实的地名来做书名。如何处理小说和散文取材与剪裁的不同,创作的时候面临一个巨大问题,他把自己放在一个悬崖上。他的勇气非常可嘉。莫言写高密完全颠覆了它,那个高密和我们现在看到的高密是完全不同的。莫言也承认,他用“邮票那么大小”的观念去写作,我不知道这个观念在熊育群心中有多大、多重。他原来写其他的,如写西藏,都在远方,在寻找。这里用真名,他面临真实性的争论。

第二,他以“我”作为主要人物带动叙事,勾连十几年的岁月。如何处理虚构语境之间差异,他给自己提出了一个难度特

何处?现实世界到底是文明还是野蛮?这个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的村庄,是一个从洞庭湖围湖造田围出来的村庄,在芦苇、河汊、黑土地的辽阔荒野里,人们直接面对着大自然,每个人都有自己丰富生动的表情,有自由意志,有最自然的个性,有独特的才能,特别是平等、宽容、尊严、善意和爱,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在意识形态、科技和外文明侵入前,它几乎是一个理想的模型——人类在地球上最原始最本真的生存状态。可是,它绝不可能遗世独立,“文革”就是打破幻梦的重要时间,人性之恶,人性遭践踏、被忽视,到达极点,这里也不例外。正是这样两种世界的对比、参照、碰撞,引发了深深的思考。

第三,《连尔居》是一个团块结构,传统的以一个人物或几个人物为主线的结构似乎无法适应这样的写作要求。神秘的楚地,历史时空在延伸,生命本相呈现,荒诞时代光怪陆离的镜像纷纭,于是,连尔居成了一个人类与大地的寓言。它是有关人类生存的言说。主要的人物没有,是一个片段化和碎片化的小说,它完全靠作家的主体来统驭,而不是人为的先设一个主要人物,它和一般的长篇小说是不一样

的,不是人物型长篇小说,也不是事件型长篇小说,而是一个时间型的结构,同时又是一个空间和时间相交叉、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结合的作品。

这个作品给我很深的印象是让人重新思考我们是谁,我们曾经怎样生活过,我们国家走过的历程,小到一个人、一个农场,大到一个时代,都一样留下了历史的足迹。这部作品确有作者的胎记和气息,整个作品贯穿强烈的作家主体对生活的理解,作家本身的感受,有很强的写意性和抒情性。

连尔居这么一个空间里面,文化结构、政治结构都有了,细节也很多,但它不是一个完整性的叙述。对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的思考是这部作品的重点所在。小说里的潘支书统治连尔居几十年,这个人物的意义怎么理解都可以。相对而言,《连尔居》可以说是一种成长小说。小说最后“唱戏”被衍化为很大的政治事件,它把人们游历了几十年的能量全释放出来了,写得非常精彩。这个作品我越往后看越信服。其中的一些生活是我以前不知道的,原来农场的这些人曾经这样生活过,他们的生活实际上也是我们民族精神的一个象征。

《连尔居》的四个冒险

□何向阳

别大的问题,解决得相对比较好。

第三,少年经验和“文革”时代的经验。“文革”时代的经验我们共同经历了,因为这也是我们少年成长的时代,少年有反叛、冒险、懵懂、无节制这样一种疯狂性,“文革”正好有一种对照的东西。如何处理个体经验和集体经验的交叉和交融,我们以往的小说很少碰到这样的问题,像我们写知青已经是青年的经验,用青年的视点处理后“文革”的经验,但是他是一个少年。这方面我仍然为他揪心,但他的处理还算不错。

第四,个体的生活资源和文化资源之间融合的问题。个体的记忆在这几十年特别丰富,关键是如何把这些个人的经验和地域文化的经验融合。熊育群写的连尔居在楚文化带上,他用了方言,用了楚文化更加久远的东西,比如《诗经》,另外还有屈原的《招魂》以及道士、巫婆这样的东西,融会进去了。如果从一个少年的角度来观察这些经验,我认为融会稍微硬了一点。小说以个体“我”来带动整个叙事,个人的经验特别丰富了,前台是这样的一

体,怎么找到一种平衡,可以把文化资源的经验作为后台,但现在都推到前台了,这其实给写作带来了困难。

这四个问题处理得非常圆满的话,这个小说是非常了不起的。

我特别喜欢他小说当中的散文化,特别喜欢他几种手法运用,充满丰沛,非常自由。当然相对传统的小说,它带给我们读解的一些困难。小说确实人物众多,处理的事件很多,心理的成长和人称转换、时代转换都放在30万字的小说当中,这样处理给自己带来很多冒险性。但正如行文一样,它本身也是一种快乐。这个小说是熊育群的第一部小说,是把“我”放进去的小说,在他的写作当中是非常有价值的。

熊育群的散文放得特别开,小说反而有一点点拘谨。在他的写作当中,有些部分会放得开,有的时候找不到一个点,一下子滑过去了。他其实还有50%的能量没有释放出来,一旦找到那样的一个点,让这些能量发挥出来,他的作品将会有更大的惊喜。

长篇小说散文化的写法我是很认同的,它其实是新时期以来先锋小说以后反情节化的一种小说写法,是一种很独特的类型。熊育群是一个有散文功底的作家,读他的小说,就好像读他的诗,把以《连尔居》为代表的中国乡村的农事史、风俗史和乡村生活史呈现在我们面前,而且是一个散文化、诗化的方式,一个片段的方式。它的片段本身构成审美的情境,情境自身是丰富的。

这部小说是一个乡村人物的列传,每个人物都有他的关系,有支撑人物美学的东西,有深度的挖掘,每一个人都呈现出他的性格和美学上的完整性,但是呈现的方式又是不一样的,有的人有的时候有大起大落的故事情节,有的人只是过客一般匆匆而过,但每个人物的背后呈现的都是命运的美感和痛感,是人性的柔软与幽深,具有很强的文学性。

作品的语言很有审美的意味。这部小说对方言的审美性有很多尝试,你可以细细体味方言文化的内涵。方言是文化的载体,他的小说里面语言不是那种平面化的、形态化的语言,它有着历史、时代的承载,历史本身可以忽略,语言自身的光芒却无法被遮蔽。

小说是融自然、政治、人、宗教、灵异于一体的艺术世界,有一种复合性的、杂糅的文学风格。这种风格体现了作者的很多探索与追求,结构上它追求的是慢结构,画面和情景本身是静态的,静态的景观需要我们以经典的传统的文学审美方式面对,需要对每个细节进行回味。

小说的最大价值还在于写出了一个有灵魂有生命的连尔居。《连尔居》写活了,写出了生命来了,“连尔居”就是有生命的、有灵性的、有性格的地方,因此它实际上成为小说里面最大的人物。一个作家通过文学的方式、美学的方式塑造出来一个人格化的村庄,这是一个很大的贡献。特别是今天的文学创作出现了另外一种形式的主题先行,很多小说其实是被我们这个时代或者媒体给予了过高的评价。有的时候我们把所谓批判性说成是对于一个时代认识与尽收眼底写作的全部,但是作为文学,如果不是通过艺术的方式去达到对世界的认识,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在传达一些主观的认识,那实际上是对文学本身的一种伤害。《连尔居》选择的是回到文学本身的一种方式,它的审美性表明:小说最终还是小说,不管你达到怎样的认识水平,但前提是呈现给读者的必须是文学,我们不能以外在的目标作为判断一个小说存在的意义。

的探索到底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

舒文治——

显隐相叠的结构

我是熊育群的家乡人,对《连尔居》的理解更能心领神会。《连尔居》的结构的确很特别,散发着湖湘自由的情趣,像植物在水中的形态,文本整体上有一种美感,是文本意义上的生态美学,文字段落自然而然地成长,充分地吸收阳光、雨水和养分,不过度地裁剪,外层结构上,与“招魂”的形式相呼应,“招魂”有序引、招魂词、乱曰三部分,《连尔居》对应由序词、正文、后记组成。它的隐性结构有两个方面的谋划,一个是在现实——历史,第二个是物象——梦幻、两个块状进行描点放线、设计构图、布局造形。熊育群是学建筑出身的,《连尔居》是两套建筑,一套是实体形态的,完全可以容纳乡民们的日常生活,让他们生活在其中宽绰有余;另一套是虚化形态的,连接着历史、传说、歌谣、想象、梦境、人心以及自然深处的律动与发声,这里打破了小说的边界、不受时空的局限。这两套建筑互为虚实,互为表里,互为依托,互为照应,缺一不可,共同完成了《连尔居》承载的宿命。

这种虚实相生、显隐相叠的结构决定了它视角的多样化,既有纪实叙事的勾画,又有人物群像的捏出,还有风物风俗的再现,更有“自我胎记和气息”的贯通。它们都服从于叙述者的内视角。可以说,《连尔居》的结构形态是一种建筑师的匠心独运,它的美学法则不肯轻易示人,一定得以入住者的身份走进去,走进它的回环曲径,走进它的丰厚茂密,走进它的氤氲雾罩。与这种内生性文本相适应的美学表现形态,是一种散文意味浓郁的长篇小说新体,它再一次证明了,长篇小说的别出心裁,必须有文本结构上的自觉和美学高度的把握,两者达到了一致,就会有令人惊喜的编织。

中国作协重点扶持作品评论

连尔居,一个人格化的村庄

□吴义勤